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7/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二)

〔明〕李開先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一

葛端肅公文集十卷

〔明〕葛守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六四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十卷附侍御靜生張公遺集二卷

〔明〕張選撰 附 〔明〕張纘曾撰
江蘇省高郵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張元昇等刻本

三八八

洩濱蔡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二卷

〔明〕蔡鏐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蔡含靈刻本(卷一卷二配清光緒四年刻本)

五三三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二)

〔明〕李開先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閒居集十

二卷》提要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八

墓誌

章丘李開先著

唐縣知縣冶山王君墓志銘

嘉靖戊子吾章鄉試中式者凡七人自開科未嘗有七人者此為獨盛云而七人素有親識升又同時於是朝暮往還酬賀客赴賓筵事無大小必偕雖云異姓至是不殊同氣矣既而連舉北上予與謝少溪中會試式至乙未張龍岡中式三進士獲仕途而君與三人攻苦讀書久之王北軒就學職張栢巖授通府君亦謁選得唐縣令夏夔山見任州守而少溪以亞卿龍岡以大中丞方赫然通顯予與栢巖罷官北軒亦以縣令先後與君不祿協計之宦者三罷者二而死者二嘆日月之不居而升沉存亡之迥異當其聚集謹洽堂意其一散不復合并而又升沉存亡之迥異也哉君長子基持其岳父貢士張公輔所為事狀詣予拜且請曰父葬有期而銘銘未備敢以累及父為同升而不肖乃門下人

死師長終服而可文足疾而多暇如不嚴拒存
亡均德也予嘗見世之同年不相得者有一聯
識之經年不見同年面此日須知異日心人又
有恒言一世同年三世親予不敢以薄道是安
自機之而鋤自誦之矧更有門牆之情耶乃志
而銘之勒石於之壙中君名國珍中式填榜主
考劉平松避而改為國生字之曰禎甫自號曰
冶山先世處人曰兵火移家於章曾大父名
華大父勤父永寧俱有隱德顯名識者已逆其
後必有興君生而穎敏不常刻志勤學方弱冠
而已巋然負物望談經不拘泥章句為文務剝
落浮華其中式之作文不勝質如其人性雖寬
緩至義所可為事有不平則毅然當之必低於
成得其平而後已初七人得雋還家也張文裕
大叅來顧相約往拜問及民情君條對甚悉料
其他日必能敷善政躋高位又文學可立取甲
第然而久不見售仕止縣令此則出於意料之
外者其在唐載之德政錄者自可不朽於世據

華志卷之三

華志卷之三

狀與錄撥其數事餘固不能詳及云火甲為累
甚鉅公至縣首罷之云未見有更鋪獲盜者止
令民壯巡警犬不獲而民安作謹聲雷動唐乃
違方敵邑民習獮黠前令被告詰而去者數矣
君不亢震其奸布令條法使民更端約已惜財
與民休息不事敲朴鈎籍而百廢具舉官衙蕭
索有寒士之所不堪而君固安之且云廉乃本
分不為奇節世有携之以驕下傲上者無乃以
從一遂為烈女乎奈將盧某怙勢累辱丞尉君
乃中其惡使不得逞田賦舊有指揮催督至
則百端橫索君即叱而出之曰徵糧令事也捕
盜若職也奈何操刀代割而反貪餐鼎足乎臨
境完滿二縣曰攝篆有德惠遂上陳欲其調繁
但調官之例久已不行君既善於職而宜於民
又自恃其廉見上官不能伏俯趨走又多觸迂
其意遂被指摘左遷唐去京四百里嘗有千人
赴訴其冤劾者惶恐懊悔不知其得人心如此
世之巡察諸路惟以恭否為良劣者宜知所警

矣有勸其權且小就部院既聞其賢不久必有
陞遷君拂然振衣曰志行則行不可則止即日
輕車就道民皆遮留哭送如赤子失其慈父母
歸即上疏懇求之次日謀兒孫曹耕稼觴詠惟
與田父讎畔野老爭席而高車駟馬則疎遠不
一出見矣七人之末中也新城呂術士揣知其
數豫宣於人萊蕪開魏孫李四生早行遇長白
山見七人遙選於雲霧有無之間長白乃吾
東山因割醴泉鄉與鄰平而山亦屬之文正公
曾寓醴泉隨母長山而又屬之長山不
久修縣志將必追還故山自七人後中者少而
脫者兩三次人多以為奪其旺氣然人才復盛
不遠而七人後會則不可得矣君之未選也平
度李兩山以府佐之任會君於予家笑指之曰
明春有官祿不過二等功名耳君之未卒也僕
有李東者久病驚語他僕曰急韜鞍馬將隨爺
遠行已而僕馬俱斃雖子不語怪荀子非相然
事已前定幾亦先露日後遭難如雲雷龍躍之

有時風雨鷄鳴之不已自是天地間之常事
何怪乎升沉存亡之迥異也邑人多哀而稱諱
之唐人聞之將必哭而俎豆之矣成化丁未正
月十三其生辰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九其卒
日也九月二十八其葬期也享年六十有八壽
與官鄉人保以為不足以償其所積配高氏貞
淑有賢德長子基庠生次鑾次壁次土長女適
韓在次適張朝政國學生孫男長錫胤庠生次
錫祚次錫類孫女適賈紹先曾孫小重喜銘曰
人有遠道以千百姓之譽者難以得去後衆心
之思有詭行以要一時之名者難以同歿後衆
口之辭惟君居鄉有行居官無私宜其稱而思
之者久暫如一時不敢自出已見謹據人情而
銘之後世欲知其入者尚有考於斯
屯留知縣姜君合墓墓志銘
出章城南門近郭而東突然高三尺者姜君之
墓也近墓而西曠然廣三畝者姜君之園也墓
地忌近城郭是非故犯之也生而遊於西歿而

塋於東從其所好云耳祖塋纍纍無餘穴矣其
改遷今地又園乃其始生及半生托處者
也轉鬻十年官後以俸金更復之所謂歌於斯
哭於斯者也姜君有志操家雖貧不以累其心
嘗絕糧有客邀遊村舍將出門其妻謂之曰薄
遊速歸務營一飯之需至則笑談竟日忘其妻
臨別囑語也友有廉而知之者餽米數斗其為
人脫洒濶略如此善字書閩邑宗其體門壁春
煦太生是其所揮掃兼能詩文求者月無虛日
應之無暇時性好動好飲交人有情款或者
病其放蕩者喜其真為時文平順明暢以拔貢
中順天鄉試揀選河南鄆城知縣縣本淳良君
又以其求瘼祛害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見
臨封有以鞭血為感鈎籍示察者歸即庭諭百
姓曰吾非不能此實所不忍有梗者今者終當
一試之是豈誠然哉儼以恐眾歛其不耳
前後贖罪紙價俱轉發市穀以備賑濟
祀兩遂如注就東甯而造士開別館以延儒武

備克修人無外患雖處僚以和而長防其墨雖
待士有禮而不可干以私有上書頌之者其要
言曰催科不擾雞豚沾撫字之仁安集多方鴻
鴈無哀鳴之苦和糴以儲倉而備荒之策善奏
災以蠲租而卹患之恩深聞者不以為貢諛也
撫按走檄交獎行將飛章交薦乃以才而調知
屯留發程之日遠近扶老携幼遮留哭送歸又
各哭於其家或有告之者曰君本長者天性慈
祥屯乃山西邊地有名嚴邑也幸勿以鄆城之
治治之君笑應之曰有異地無異人有異人無
異心吾惟執此以往不敢逆料其頑而遽改前
治至則首詢利病為之興革稅糧自來有二
年拖欠君即遍召欠戶懼以國法示以屬續上
納不取必一時又設法為之變置或為之勸借
舊額既完新收不勞餘力矣憫其罷歇均徭有
降無陞門銀不足大衆加添之而已省里甲之
浪費卹孤老之無依其於治鄆城者較若畫一
民之德之上之賢之與在鄆城如合符節計日

承駟之擢邑人將為留犢之舉乃力請致仕
司有留之者則曰病體驅策不前士夫有留
之者則曰歸將讀未讀之書百姓有留之者則
曰吾亦有田欲耕有子弟欲教之耳即日解印
綬其哭送於途歸哭於家亦猶之發郢城時也
之家親友有尤其政成未酬勞擢近不少待者
君曰將以官為家耶時行時止且君官憂勤孰
如還家閒適也世有致政者心存後悔面無餘
光吾視一縣官如棄敝屣耳拜禮親友之後遂
脩治亭其樹藝花果即所謂墓西園畝者也日
與相知輩傲其中卧看書而什携酒詩文字書
又素日所長有花鳥供吟筆而風月助豪興自
謂可以消閒日而終天年臍下忽爾隱隱冷痛
淹漸竟成大疾君與予共八人為詩會每月一
次君初則行至繼則輿至又繼則不能至矣又
不數日蓋棺矣時嘉靖三十年二月十八日也
日將晡予往問之君曰與子乃莫逆之交自勿
相爾汝者也子聞君言亦開君又成第相近郊

園相接微遂往來正可行樂奈吾福薄命苦何
予因寬慰之曰君壽年五十又七以正途貢於
學官舉於京闈兩縣有聲一子成立回視老於
儒冠比君年長數歲者奚啻十餘人君微領之
見其勢急趨出遂成永訣先是邑有詞會予與
焉亦是八人已亡其三今會亦八人亦亡其三
前會亡者喬僉事徐謝耆老九客謝知縣九叙
今會亡者劉知縣培劉照磨希杜君又繼之然
此特十年之間耳若更歷十年或數十年之久
不知又將如何此古人所以洒牛山之淚而嘆
過隙之駒也先是屯久乏科自君重學校講文
藝迄今中者接踵丙午之秋予先得山西鄉試
錄袖而過君家謂之曰舊治中二人一人發解
君試舉其可中者以驗知人明未君曰姚君純
熟路王道青年有生意發解者其路子乎乃出
試錄示之相與握手大笑後俱舉進士而姚仕
先云君名大成字子集號松澗先世冀州人
曾祖名原祖信父旺旺三子君為仲兄蘭摩生

有名與弟大用俱先君卒君生於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在嘉靖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娶張氏柔順有婦德維能佐朝夕之急終不免飢寒之逼不浚鈴妻之行而有斷機坐蒿之風以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權厝淺土迨今始合葬云繼娶袁氏持家教子君得無身後之憂君雖先貧後裕妻則一不忘其貧一不矜其裕邑人蓋兩萬之子一弘基庠生娶馬氏卒繼娶劉氏即會友培女也女

墓志卷之十

一適同邑李華弘基以志銘相托因交久知深無如予者其父雖無遺言揣知其意在予也遂不辭而志之而銘之但學落文荒無以下報知已耳銘曰新阡在城之南祖兆在城之西穴窮因而改葬非故與祖相離兩地不踰數里魂則無不之兮今瘞詩酒之客從以糟糠之妻我銘雖止數語支派千年不迷

奉議大夫衡府右長史樂盤袁公合葬墓

志銘

樂盤袁公卒之次年十一月十一日將葬於存日所擇新塋壁蹠山之南釣臺之北祖塋原在郎山之南章城之北穴窮道近因而改遷新塋云次子貽穀持庠生珥來夫所述事狀懇余為之志銘公乃先大夫同年又忘年與余結社遊者十餘年志銘所不敢辭古之為志者人各舉所知一二事後則次序成篇余今銘則如常志欲敷演事狀數百字歷叙始末而為千百言如詩之編年史之年表但恐以蕪辭繁語取笑於人爾袁生再拜謝曰世稱君善記問過目不忘君詳其事又更出一格存歿感幸殊甚按袁氏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後國初徙居於章遂為章丘人諱通者以鄉試舉人授太原府學教授通生端端生綱以縣學生應貢當廷試有忌之者汚所試卷坐不教黜歸綱生慶是為公父母劉氏以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夕夢一狼從空墮已而生公母命乳名曰應奎父名之曰黠友字之曰無挾自號忘齋後

墓志卷之十

更親繼繼二歲能言大父貢士卒三歲能步四
五歲善識字無屬對大為董學長所奇六歲定
新爲季女爲婚七至十一遍讀四書習經作文
則十二至十四歲事也是歲辛酉父舉於鄉十
五勤學如常十六父誨教七村營以公從行十
七八如常不書十九歲乃正德改元試童子科
提學陳矩菴愛之收爲弟子員送學之日家貧
補薄父謂劉司訓曰吾兒具束脩不足爲功績
有餘初亦過其言後果中而爲功績免謫遠方
及河泊所房通子更考儒等補廩生如冠以及
二十又二名赫然出人士前矣庚午後其父三
科亦舉於鄉年總二十三耳可謂得雋之蚤者
明年同父會試不第入監曹大司成石熊峯少
司成魯蓮峯試而可之踰年撥吏部驗封司歷
事時正郎聞石塘副郎萬石梁主政牛西唐咸
喜其勤冢宰則楊遠庵左右少宰則劉復齋蔣
敬所嘉其上選論判遠庵後再起閩中猶記而
補之踰年遇減例滿再踰年父選行唐知縣因

送母之唐又踰年歸妹於水雙泉時年二十八
矣二十九則往來京師辨父冤三十喪父哭盡
哀墓盡禮迨三十一二以至三十四不以未第
輟其學不以歲歉情於農已卯喪母哀莖一如
喪父壬午嘉靖改元如常亦不書癸未會試復
不第選授同官知縣四月初四日領檄十六日
東旋六月二十六日赴任七月二十四日視篆
十月編審徭役具中縣久疲敝民多逃亡金鎖
關係三縣交界乞將弓兵六十名均撥三縣編
當後竟如其請十二月即受陳巡撫馬巡按褒
獎甲申獎者又有巡撫二王郎中一楊一林同
之差銀倍於隣封正糧外復有站銀乃文方伯
奏免者因循七八十年猶未開除乃申請上官
得減銀七百兩糧三千石邑多盜自中牟等處
來乃令每一人一鎗一刀二人一鎗一村之衆
統於村長一鄉之衆統於鄉長擊鑼聚衆以也
敵矢及面則去鎗而鎗刀出自是賊不復入境
同有兄告弟者弟當死公欲解和兄情不爲動

密令醫家往凌之兄自以此素不敢肆者以憚
吾弟死勢孤遂極力撙節弟出而情好倍常
公性本喜事獄又能得情因民刁事廢政稍嚴
猛烈敲朴鈎通善人獨免有勸之者曰三尺之
憲孰如一分之寬公曰為政之道興利易而除
害難法行於嚴否則民玩而刁廢棄之矣故寬
者長奸之大實也嚴者懲惡之利器也農之薄
募恐害嘉禾醫之決癰以除積毒勸者唯唯是
之公亦漸漸寬之其視文法叢生而胥徒恣睢
者相去遠矣乙酉正月承委查盤錢糧兩路五
十餘處無一處不明者二月撫按奏保調繁改
知渭南縣縣視同官劇而且衛民隱吏弊不常
過之但不甚疲敝而已公即以其治同官者略
為增損而深於律老於事則仍舊貫耳初似不
堪久則安之去則思之南瑞泉太守邑人也嘗
語余曰過後思君子其謂民及袁明府之謂歟
負賦久而成風乃於穀將熟而派賦或曰明
未下公曰只照舊額其移者不過倉口耳選十

里長之有能者領戶由及封帖遍歷村舍有數
者封之先計賦數倘自費罪費者索債罪債者
及開收起留不下十萬七日而完一鞭不施編
差條吏里書成集先自重者始可否與衆商之
一差定即書之榜一日榜就揭之衢有過客訟
其主歲所乘驢公曰主無貲理薄治主以不謹
之罪給之驢價而去左右曰何得官價之公曰
吾邏者無遺漏不三日驢當送官既而果然清
軍獎之棹制獎之終不免於游辭告訐送部降
級歸而三閔寒暄逼於親友催促始賡文赴部
部乃駁迴以為先擬公徒五年後擬二年若以
前為輕却乃五年若以後為輕却乃降級自相
牴牾合行原問衙門再具由繳報至己丑竟從
後擬復申到部注銷訖候至庚寅九月 奏願
改除藩府以便祭掃劉豹林正為文選雖薦其
枉然公文已定無如之何矣豹林又憐其才蓋
西安鄉士夫接家甚至渭南無不感其館穀者
而於其時亦與焉遂改 衡府紀善辛卯二月

州上啓本於十九日履任即蒙 賜軍件

及月直米當其兩地作縣年方壯盛賢聲四出
獎擢交臨以為內可法從部屬外亦不失府佐

州守豈意年長四十有四翻為閒散末秩不惟
公不自平維與之素有小隙者亦莫不惜之遇

冊封大典推恩公得 勅封脩職郎府僚自

來無此余在部特破例題 允者誠難得之遇

也後又進階准正五品服色已亥陞本府右長
史自壬辰以至辛丑四十五以至五十四十年

墓表之末

之間 君臣唯諾謨猷贊襄或進皇係賢錄或

奉 令旨註解女孝經書堂開講寒暑不輟

衡國主有東平河間之賢而公亦有賈傳之尊

講讀之暇時或譙樂泛蘭流桂舞雪回風朱門

錦瑟綺席銀筆堂上壺觴而樓前花萼雖梁園

夜宴鄴臺朝遊不是過也羊酒鵝肉段帛藥物

之 賜每日不虛 高唐 齊東 新樂三王

亦每有賜中間賀 九廟賀生 皇子進表兩

次上原皆瑩兆踏庄田亦各兩次無不稱 旨

自遷居為梁默庵題本府僚許陞他職遇已亥

年亦隨京官考察陞者不一二人而默者無算

其勢降而不可復公惟與封疆官分庭抗禮道

逢則舉手相揖其與默庵皆負氣有能人也所

以猶得自立今則畏縮大不可同矣及罷歸

國主而下嘆惜難已 賜別宴及贐銀段疋書

畫晷渥歸即出贊堊堂凡宗禹嫂靳氏倫學前

宅第山右園莊日與相知飲酒賦詩每遇 衡

府千秋節未嘗不躬往稱賀惟病則遣人賞資

墓表之末

一如在官時家廟成行祫祭禮宗族咸聚壬寅

至丙辰致政十五年之間樂事雖多却不免於

疾病喪亡堂兄宗舜嫡孫物育俱卒在五十五

季男弘遠卒在五十六繼室周及長子似穀一

正月一八月相繼而卒又同在五十七五十六

若於膺瘡五十九危於背瘡絕而後甦余往候

之托以後事察其貌非死人者觀其詩有石裂

山摧壯句余慰以無傷也久而果愈六十五得

癰患及六十九再作偶感無炭吟一詩今為絕

筆云詩之再二日遂不起月則十一日則初一
時則未時少兩月不古稀也夫其遊遊庠序往
返京畿勤勞縣邑陸沉王門笑傲林泉以至考
終正寢此其猶夫人者豐順方面厚背長髯美
丰儀善談吐長揖高拱濶步徐行衣帶巾履裁
製出自其手務求不同於人雖駭俗目實重鄉
評其仗義輕財虛心受善臨大難如無事處細
務能小心性若急而不毒怒雖易而即平百工
技藝無一不通此亦猶夫人而人實有不可及
者至於孝友奉之天成幹才得之學力親病若
與之俱病親亡若與之俱亡鄉舉例有鹿鳴宴
乃主家收用父以大母之喪不啻與扣其價可
直白金五兩公即出金獻其宴於二親父在行
唐以蜚語下北鎮撫獄公不避艱險投本上書
遍訴臺省事得白而誣者竟抵於法其在同官
也嫁女論財夫家非破產不能得婦有年三四
十未婚配者公乃嚴其令減其財村城更無長
女鰥夫後以公務過其境男婦携幼拜迎者迺

遷於途蒙金掇制劄委蘭州羅買芻糧四十萬
以哈密特入為亂客兵四至刻期報完乃晝夜
兼程而進至則二巡撫二巡按張太監杭搃兵
兩司而下指揮而上皆在焉郭方伯懼而繼至
喧以為州俱 宗室居民止八百戶富戶不滿
百金于何買辦公乃下令不論民校有芻糧者
即報名在官時 肅世子權府事微有不平使
兩承奉問曰 國有勅令府尉等不當民難公
曰此軍情緊急非比尋常民差今賊擁兵城下
指日攻打城破則玉石俱焚請出 勅令退之
世子聞之以為言亦有理且着定價如何公乃
照時直稱兌銀兩又復公平商不苦於包陪農
不病於估賤不決旬足四十萬之數上下賢之
遠邇聞之名宦之祀通志所載是其明徵也賊
平諸老爭功遂棄之不復報捷公亦不得沾
恩初至渭南縣之訟牒積者二百餘上司前件
未了者二千餘九三閱月即能結絕委視城池
八處驛遞三十處往返二十日不徒虛應故事

其故不為如此渭之過往賓客供給十倍於
同同惟用粟謂則以里甲應關文批達以別措
置應私禮及白頭紙單不能盡票以六牌分等
第而已在同同山多令民種果在渭因途平種
柳足見勤政之一端 詔下如禮開讀讀既吏
白往惟更之高閣公曰救固小人之幸然 朝
廷德意不可孤審倉獄應釋者為之一空較而
觀之平賦計公聽斷疏淹滯出以簡易表以清
廉守以恒久又可為牧民者之法程在 衡府
初亦未有知之者因縣言折府守定大事由此
著名其請府第乃人所不能為且不敢為者事
已垂成祇以奏事入醉而自相開嚷被逮累及
輔導妹丈朱雙泉姻親劉北濱前後與公俱不
由擬請徑出 特旨罷官謂非一時氣數耶公
初娶靳氏有懿德賢名天性溫良克相夫子善
事翁姑夫素持家鎮密事雖小非經閱白不得
行靳已知婦無專主之禮況事嚴夫終歲不敢
自舉一事姑識文義能語言獨有以迎其意

其心蓋本敬順無違姑自愛之如其女也繼
周氏乃邑中大族人皆仰視之者周能不染富
習德性一如靳氏喂豕養雞調羹煮粥一切井
臼浣補之事時或勞其體不專假於人謹門戶
食親賓使戒獲則其尤長者愛其前子不殊已
出子以孫世貫之誣羈係在官周已久病思而
歆見之乃匿其事不以實告委曲京官時一歸
省詭云自學舍回即此一節足知其他矣靳卒
於嘉靖丁亥六月初一日得年三十六周卒於
嘉靖甲辰正月十三日得年四十六公真福人
也得二賢助之以終其身所著自皇係賢錄女
孝經外更有寤言志述武政服製身紀五經見
華書二十冊掩名之曰樂盤心以其為心思之
所發也生二子長似穀配高氏次貽穀配劉氏
俱生員靳出孫男二俱貽穀出孫女三一出似
穀通謝孔脩 欽賜生員二出貽穀一通謝孔
詩一許王氏銘曰俗靡成風聿今為甚安得我
公 居官能政雖遭輟軻志不苟同 人之仰

性急而直才大而雄 棲遑王門退休林下
得正而終 南山之陽地肥樹茂馬鬣高封
上有豐碑下有幽室二媛相從 行人遙望陰
陰隱隱吐氣如虹 谷有時陵桑有時海此不
可得而窮

誥贈中議大夫王公合葬墓志銘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王母劉恭人卒於
正寢享年八十七其子孫與其子孫婦孫女之
已未適人者環哭於堂帷內外幾五十人遠近

墓志銘

親識弔者旬餘中絡繹不絕其生前歲時慶賀
者計亦若是恭人可謂生榮死哀福壽兼隆矣
仲子儀鳳官於遠方得縣檄報訃遵禮見日行
止奔喪至家衆復環哭如初卒僉謀擇吉將以
次年二月初七日啓其父穴合葬於五里墩祖
阡仲子揔述其行為一狀扶曳衰詣余泣且
請曰儀鳳不幸父蚤逝而不得少享其成母雖
享而不得親見其逝惟望撰一合葬志銘庶父
母籍以不朽而子孫傳於無窮予嘗笑世之為

志銘者稱謂無別古今不分撰者年月
暮生乎字李公夢陽荅何公景明書曰
及矣統於夫也從古皆然人有並稱者
撰者上稱某官某人更無姻眷等字古
地名正可作序文用耳勒金石之文一切忌
觀之金石例金石錄琬琰集及金薤琳琅可知
予久存是說因仲子請合葬志銘特以發之此
雖無益於請文者而於與文者不無小功云仲
子余之表兄其父則余之舅氏也甥為舅家撰
文義不可辭而情不能已不用狀而事無不知
者况狀又哀婉而詳盡而遂據而志之曰王氏
者原冀州人始從章誠首祖英也前此撰其第
三子志文余嘗及之矣有誦海者舅氏之父也
重然諾有信義蓋夙稟自天云氣衝雲劍穎脫
囊雖鄉曲有不平事咸就之質是非縣令重之
請與蜡賓生子珏字廷重是為舅氏配劉氏乃
邑庠生珏之女許聘甫三歲而珏卒父乃戲謂
舅氏曰母氏亡而女孤為汝再擇聘如何

庚子年聲曰已通媒而棄之於情理不當父乃
大奇之曰少小即有知覺存忠厚他日其昌吾
家乎性行儻資材幹濟外若和易而內操剛
嚴豐頰美髯魁岸獨立待物弘而攻其過處心
曠而慎於微近之者以為不衣自煖緝之者以
為不爵而貴治家事井井有條處人事時無失不
規小利而財自生用以甘旨其親而衣食其族居處講
讀史書每與人論事輒証以古人成說而逆料其成敗
有儒紳所不能及雅好與儒紳交遊儒紳樂其款
洽交口譽之聲跡旁及鄰封教諸子自兒時即
不可作兒戲知交友即不可交損友中年亦嘗
隨衆為商而不隨衆過刻又不隨衆都僕從蓄
聲妓飾冠裳循雅有如儒素犯長江下吳杭至
處人爭慕之不屑屑於射贏牟息而贏息不亞
他商所入悉付第收掌公用終其身無餘蓄母
病暴卒日夜號泣幾至滅性事趙繼母無異所
生次第璫為庠生冀其遠到為之給筆劍得專
其業季弟玠為州吏念其遠涉為之納冠帶以

榮其身妹適黃璋早寡即取其幼子女同居及
時擇名家婚嫁之財禮粧奩視已子女不殊舅
氏為人整肅恭人佐以和柔兼且靜嘿聰慧事
無專成動無違禮儉不苦節惠不晏施玠任大
同倉官留二女於家極養出婦猶夫小姑之女
也後以食指衆多炊爨不便衆議分居舅氏嘆
曰古有七世同居者今薄德不逮古人遠矣恭
人亦從而嘆曰分居多起於婦人吾無別意後
言而必欲分何也宗親屢勸始析而為三以其
善者及瓊細不堪析者悉讓二弟分既相拜泣
於中庭曰願第富盛吾不逮弟無憂也已而笑
指之曰吾室無他物止有此四子足矣至正德
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舅氏卒生於成化五年
九月十六日在世春秋僅五十又三越二年鳴
鳳卒遣男叭叭在抱母嘗謂諸子曰汝輩喪父
不久又喪長兄寡婦孤兒聞其哭聲吾心碎矣
家又不造為之奈何於是督率家衆時牧孳儉
炊庖緝實燕樂廟享井臼晝不歇而刀尺夜有